书人书事

先生已去 幽思长存

结识陈忠实老先生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记得是在1993年9月参加第一届西部经济贸易洽谈会(简称“西洽会”)。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时任西安市未央区委宣传部部长的程生义先生对我说:“今天晚上,与陈忠实老师聊天。”我答曰:“太好了,很想认识陈老师。”晚饭后,在西安人民大厦的客房里见到了陈忠实老师。推开房门,满屋的旱烟味道。进入到房间后,惊讶地发现他竟然蹲在一个木椅上,嘴里含着旱烟。程部长介绍我们后,他从椅子上下来,伸出他那苍劲有力的大手,寒暄几句后,便又坐在椅子上。

望着他那皱褶的脸庞,满脸沧桑。心想,这就是陈老师啊! 激动的心情与惊奇缠绕、交织在一起,激动的是这就是我非常想见到的大作家;惊奇的是,这哪是大作家,看上去分明就是实实在在的关中农民。落座在床沿上,我说:“陈老师,早就想认识您,今天终于遂愿了。”他说:“不客气嘛,我和程部长是老朋友了。”此话不假,文革期间,西安市的灞桥、雁塔、未央三个区还是一个区,称之为西安市郊区。同为教师出身的陈老师、程部长因教育结缘,成为好友。程部长出生、生长与工作、生活在当时大郊区的六村堡乡,长期活跃在西安北郊农村基层,担任过教师、乡干部,奔走于城乡之间。后来,入读陕西师范大学,读的还是政教专业,与教育有着很深的情缘。相同的出身与成长经历,使得他们从相识、相交,成为了好友,无话不谈的诤友。程部长谈农村、谈乡村教育、谈乡土风情,有着自己的思考与见地,他与陈老师聊天的许多内容,都进了陈忠实老先生的作品里。

言归正传,那天晚上,在这充满西安郊区乡土气味的城市客房里,我们聊了很多,直至深夜。说是聊天,实际上,毛头小伙的我只是一个虔诚的旁听者。两个乡村文化人的谈话场景,竟然成了我人生当中最为有趣、最有意义、最为深刻的记忆。

他们聊到许多人和事,聊到毛西公社,谈到了草滩农场,当然说的更多的是白鹿原。程部长给我说陈老师是多么多么吃苦,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乡串村。说的是胡乱转,实际上是采风。陈老师的自行车头上挂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他十分喜爱、万分离不了的旱烟袋,还有他那爱不释手的笔记本和钢笔。他与农民聊天,乡村谚语、趣闻趣事,东家长、西家短,甚至偷牛、打架的事儿都进入了他的笔记本里。女儿出嫁、儿子结婚、抬埋老人、过年过节走亲戚等,也已成为老先生笔下鲜活的故事。

那个晚上,我听了许多,了解了许多,认识了陈忠实老先生,结识了令人尊敬的长者。他们的谈话,让我知道了“活人”的不易,知道了乡村生活的艰辛和有趣,知道了乡村教师的不易与高大,以及基层文化干部的困苦与文学的乡土意义。这些,虽然是浅显的,但对于工科出身的我,对于从事乡镇工作的我,是多么有意义!

旱烟的味道,浓烈有力,肆意地充满了整个房间。从刚开始的呛人,不知不觉,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味道,接受了这个味道,甚至觉得还有点丝丝香味。两个衣着朴素又不修边幅的文人长者,两个其貌不扬又非同一般的城郊“农民”,在我的内心,突然高大了起来,并且不断地生长,生长着……

1996年,我也到了未央区委宣传部工作,算是与文化还有点缘分,与陈忠实先生的交流更多了,直到他的不幸病逝。这些都是后话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下半年时,组织上调我到蓝田县工作,与陈老师的交流便频繁起来。1998年,县政府决定聘请陈忠实先生担任蓝田县形象大使。我带着政府办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位于西安市建国路张学良公馆邻侧的陕西省作协大院。那时,《白鹿原》已获茅盾文学奖。见了陈老师,说明来意,便寒暄了起来。陈老师说他热爱蓝田,十分乐意担任形象大使。淡茶一杯,谈天说地却是浓郁、热烈。说到了他出生的霸陵乡西蒋村,谈到了白鹿原,言及长安县、灞桥区。

说起白鹿原,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广义的白鹿原,覆盖了蓝田县孟村、安村、巩村三个乡镇,包涵了灞桥的狄寨、霸陵,长安区炮里、魏寨等乡镇。这里民风淳厚,土地平坦、肥沃,又是古都京畿之地,交通便捷,出行方便。又深受西安的影响,崇教尊礼,尚读善耕,长幼有序,邻里和睦,具有典型关中风情和文化之特征。白鹿原人勤劳俭朴、务农而又从商,尊儒而不守旧,尚法且不滞束,是一个人杰地灵,充满活力与诱惑的地方。关中地区农耕文明的特征异常鲜明,这里不仅乡村风景如诗如画,更有美丽的生态环境。站在华胥镇、洩湖镇地区的灞河岸边,眺望白鹿原,梦幻般地仿佛到了法国、瑞士的乡野。曾经长期在法国使馆工作的朋友来到蓝田,望着起伏的塬坡,说道,她的美丽毫不逊色于欧洲大陆。

不仅风景秀丽,白鹿原地区还诞生了西安地区最早的共产党支部,可见,白鹿原的追求与进步,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当然,这些都跃入到了陈先生的笔端。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白鹿原》是成功的。史诗般的巨著,如诗如画般展现了渭河流域近半个世纪的乡村变迁,勾勒出白鹿原地区的春夏秋冬,草荣花谢。通过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关中男人、女人们独特的精神和心灵追求,揭示了以道德为标榜的人格内涵。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而在这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每一个人则是渺小的,如同蚂蚁,人之生存悲剧都是在所难免的。

出于对白鹿原地区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作品对人物的刻画是鲜活的,每个人都带有鲜明的人物个性,折射出了粗野朴实的乡村习俗,安于天命的传统思想,慎独克己的儒家精神以及奋起抗争的革命理想。这一切是多么的达观和冲击着读者的心灵,撕揪着人们的情感,兴奋、酸楚、苦涩、郁闷、揪心、丰悦,交织着、撞击着读者的内心世界……

后来,与陈老师又有几次交往。每一次谈话,都如在乡村庄户人家的大门口,坐在石墩上拉家常式的聊天,令人难以忘怀。

这些年,每逢朋友、同学来陕,大多时候,我都将《白鹿原》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出差去外地亦是如此。

过去的日子里,与好友闲谈聊天,多有涉及《白鹿原》。作为“老陕”,我亦多次向朋友谈到,陕西作家不光勤奋耕耘,也多有建树,留下丰碑。有《保卫延安》,有《创业史》,有《平凡的世界》,更有《白鹿原》,有《秦腔》。闲暇时光,翻着《白鹿原》,想着陈忠实老先生,内心的暖流汩汩地流动……

伏案黄灯,掩卷沉思,想了许多。我想,陈忠实是幸运的。改革开放迎来了文学的又一个春天,大洋洲的海风吹来“反思文学”的气味,而陈老汲允了它,谨慎理智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作为关中男子汉,他又独特地将民族性、寻根性和新历史主义的思想体现到作品中,用关中独特的方言勾描人物性格。《白鹿原》走出去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自己时常想,作为文化,地域的、特色的,民族的东西必定会走得很远、很远,其旺盛的生命力如松柏长青。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新时代文艺座谈会,文学的历史如黄河、长江,虽九曲十八弯,却浩浩荡荡,勇往向前。正是因为有像陈忠实这样的作家,文学又如青竹般挺拔而怒放。

陈忠实属于白鹿原,他是白鹿原的宠儿。白鹿原又因陈忠实而高大,名扬四海。其实,说到底,生活是母亲、是摇篮,拥抱生活,将必是社会的、时代的弄潮儿……

陈忠实老先生额头的皱纹,如同他热爱的白鹿原上的沟壑、崖岭一样粗犷、深刻。老先生的音容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如是白嘉轩,鹿兆鹏,白灵,“黑娃”等人物一样,神奇而不朽。 □春草

古砚微凹聚墨多

——古籍鉴藏专家李森虎印象记

西安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积蕴深厚,散落在民间的古籍不少,收藏古籍者也不少,资深出版人李森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生从事出版管理工作的李森虎热爱出版事业,在职时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组织了陈忠实等作家在西安市北大街新华书店签售《白鹿原》等活动,笔者曾亲临现场采访报道。退休后的李森虎对出版热情不减,喜欢藏书,尤独钟情于古籍收藏。十多年前,他的《悄然兴起的图书收藏热》一文曾见于《陕西日报》,并被多家报刊转载。日子久了,不时有藏友传来出售古籍的信息。多年前的冬日,有人向一藏友出售家藏古籍,因藏友于古籍隔着行,遂向李森虎推荐。待问清大体情况后,即嘱藏友代他购之。这是一套清光绪年间石印本《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两函32册凡416卷,卷册齐全,原函原装,品相也好,价格不算很高,令人满意。后仔细品赏,更让他窃喜多日。

李森虎曾在西安古玩市场购得汉高诱注、明宋邦乂等校刻《吕氏春秋》一函六册,计26卷。半叶10行,行20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白口,左右双栏。前有《重刻吕氏春秋序》,为琅琊王世贞撰,经专家鉴定是原刻本。购买此书,还有一段故事。当年在李森虎第一眼见到此书时即决定购买。但囊中羞涩,就和店家议定,先交订金,分期付款。后来分三次才交清书款。期间店家告诉他,有一上海书商要买此书,愿出高于李森虎两倍价格购买,被店家拒绝。后来,店家干脆将此书放在柜下,不再示人。店家诚信,值得点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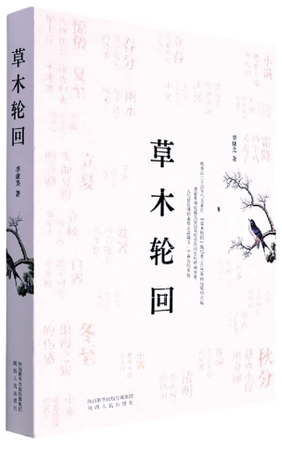
古籍是传承历史、记录人类文明的重要工具,同时也为纠正后人书籍之讹误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李森虎不是为收藏而收藏,而是藏而鉴赏,藏以致用。一次,在查找相关资料、赏读所藏明刻古籍《文献通考》时,李森虎发现《辞海》在著录该书卷数时于马端临条目内有:“著《文献通考》,历20年始成,共384卷”。然据明刻《文献通考》实物印证,《文献通考》全书应为348卷,而1999年版《辞海》彩图本和缩印本中著录的《文献通考》“共384卷”显然为误,当正之。

在发现《辞海》中明刻《文献通考》卷数之误后,李森虎即向上海辞书出版社去信,指出其误,并写《校<辞海>中明刻<文献通考>卷数之误》一文发表。2009年10月出版的第六版彩图本《辞海》,已纠正该误(见《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1498页)。2014年8月,李森虎参加了由光明日报社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我与中华古籍”有奖征文活动,在参赛作品《幸得被劫家藏》中,于总结收藏体会、分享收藏快乐时,提到用家藏古籍纠正《辞海》讹误一事。《幸得被劫家藏古籍》因史料翔实获优秀作品奖,并刊登在2014年8月21日《光明日报》上。

李森虎不仅读古籍认真细心,而且读当代文学作品也习惯咬文嚼字,他阅读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时就发现一些编校质量问题并在书衣上一一指出。篇幅有限,恕不赘言。“并非挑刺,实为对平凹先生的尊重。”李森虎如此说。众所周知,贾平凹坚持用笔写作,给出版社的作品稿件都是手稿或手稿复印件,因此也希望出版社输入出版其作品时像李森虎先生阅读时那样认真细心,将作者手稿或复印件中的笔误予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贻误读者,从而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以满足读者高品质读书生活的需求。 □王新民

我与书

《草木轮回》阅读手记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草木轮回》是一部有嚼头的乡村长篇小说。

该书作者、著名作家李康美先生曾说:“衡量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与否,最简单、最朴素的标准有三条,第一是看读者能不能认真自觉地读下去;第二是看读者阅读结束后会不会有话说;第三是在读者中会不会引起不同的观点和争论。”

自李康美先生的长篇小说《草木轮回》出版后,还处于有限阅读范围之内的我,隐约看到了这三种现象,为此感到欣喜。

作为《西岳》的编辑,当《草木轮回》出版后,我先约书讯,李康美却说:“我发个章节,你刊登到《西岳》吧,很有意思!”我心里还咯噔下,一部长篇,先发其中一个章节? 能体现完整的故事情节吗? 不多时,先生将第二十章节《小雪:临终之前的嘱托》发过来。我即刻打印出来校对学习后,感觉尽管只是章节之一,但丝毫不影响作品的整体性,这也是《草木轮回》的巧妙所在。“农历十月初一,在历书上称为‘寒衣节’,可是在黄刘村人的嘴里,却说得既具体又实在。”将人性的本真与自然界微妙契合,在即将荒芜的乡村,仍不失规矩与法度,亦是为人物角色做了铺垫。

“黄安安缓缓地出了村子,走向自己家族的坟地。崔会平让黄安安把她扶下轮椅,然后就跪在地上烧着由自己亲手做成的“棉裤棉袄”。崔会平一边烧一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尽管黄安安不敢用心听,但现在已经确切地知道,崔会平快走了!”读到此,我合上了眼,莫名的悲哀在四周泛起。黄安安、崔会平对死亡的坦然,以及对生命的致敬,是我们每个人所要叩问的命题。这部作品则回答了人类关于生命的深奥命题。

期间,我聆听了两场关于《草木轮回》的座谈或品评会,受益匪浅。几天里心绪盎然,夜已深,但毫无睡意,索性拿起《草木轮回》品读,直至凌晨该做核酸采样了,方才放下书。奇怪,这次的阅读感觉竟与以往不同……

《草木轮回》字里行间是不容忽视的群体艺术,暗含生生不息的精气神。《惊蛰:代理组长悄上任》一章里,“在崔会平没有回村的这些年,黄安安就几乎是整个黄刘村的一个勤杂工。”时代的发展,促使原本喧嚣热闹的乡村,变得凋敝零落。“唉,咱们这个穷疙瘩,穷也只是穷了心,心穷也就是精神穷,其实只要有心劲,有热闹,他就觉得活得旺实呢!”“白天就少有人迹。晚上的村道就更加寂静了”,仅仅不足百字,就将一个有历史故事的村落生存现状体现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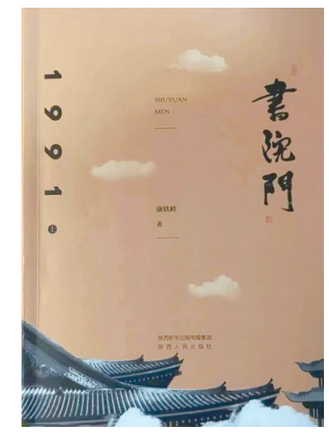
黄安安、崔会平、唐春花、哑巴、刘宏声、八婶、陈艳红、黄继先、萍萍、山山等故事人物,在先生平稳柔和的笔触中,从文字背后走向读者心中。

然,囿于《草木轮回》的阅读局限性,我想:与其说先生在为读者讲述了现今乡村的生存状态,不如说先生还原了人性的本真。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愿《草木轮回》,生生不息! □姜芳

文化书写与象征意蕴

《书院门1991》的



康铁岭先生的长篇小说《书院门1991》,以改革开放后的一九九一年为叙事背景,叙写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剧烈变革中一群文化人的思想嬗变,进而集中展现出在人性的异化与社会文化的蜕变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织与碰撞。作者的叙事视角独特新颖,他以现代都市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晕染、吞噬与解构为内核,既展现出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可复制性,也彰显出三辅文化的厚重与积淀,以及传统文化对文化人乃至于非文化人的濡染与影响。这里仅从该书文化象征意蕴的角度,略谈一点阅读随感。

书院门,是作者展示现代商业化都市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的一个道具和舞台。就小说的意蕴来看,三辅地域广博,历史与文化积淀深厚。这种独特的文化积淀,既为三辅地区所独有,又是民族的、历史的。

众所周知,长安的书院门是一条古老的文化艺术巷道。这条巷道位于碑林区的关中书院,是三秦传统文化的聚集之地。碑林也好,关中书院也罢,两处文化名胜和众多的文化遗存,使得它在全国以至世界都享有盛名。据传,关中书院创建于十六世纪初期。当时以冯从吾为代表的关学儒子,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在这里开办书院,招收弟子。讲儒说理,穷神知化,明新止善,躬身实践,报道不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这种精神和文化,既是关中书院的象征,也是书院门的灵魂所在。康铁岭先生选择书院门这一具象作为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在这里演绎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都市文化,人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场地,其文化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在《书院门1991》一书中,作者叙写了大量文化场景,其文化象征意义同样显著。仔细阅读梳理,我们发现书中的主人公及其出场的主要人物,大多都有着一定的文化背景。主人公晏子敬,教师出身,通晓书法,古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女主人公李雯,秦腔演员,名角儿;赵先生,文化产品的经营者;还有书法家张大圣,书店老板刘经理,画家于松霞,以及文化补习学校经营者智能三人等。虽然从严格意义上看,他们还称不上真正的文化人,但事实是,他们的确是文化产业的从业者,是吃文化饭的一类人。就说冯所长和小黄等人,他们或者是文化市场的参与者、管理者,或者与这些文化人整日厮混在一起。可以说,书中人物几乎都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还发现,书中的故事也都离不开大文化的书写,更离不开书院门这块文化沃土的书写。主人公晏子敬写书法,河南老张卖书法作品,于松霞画画,既表现的是东方传统文化,又都在书院门地域。王教授看相算命,实属风水文化和易经文化;晏子敬到崆峒山修道、念经,结识了灵仙子,最后又在感情失败的境况下皈依道教。尤其是他出走遂宁道观的描述,很有象征意义,这预示着他灵魂回归于道教文化。李雯最早唱园子,后来成立了文化公司,演唱古老的秦腔,传诵的是戏曲文化。就连书中的吃茶场景,五六十场饭局,即吃葫芦头吃辣子蒜羊血,吃羊肉泡林林总总的小吃,其实要么是叙写地域饮食文化,要么是叙写茶文化。而关于饮酒场景的描写,一会儿是林林总总的酒名,一会儿是排座次,敬酒的潜规则……无不与文化相关联。就连油画、摄影等舶来文化,歌厅、录像厅等娱乐文化,丧葬文化……都体现了作者的文化书写及其文化象征的良苦用心。

品读《书院门1991》,我们读出了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山区小学教师晏子敬家庭的变故,西安的闯荡;县剧团女演员李雯的红杏出墙,遭到丈夫的遗弃……两个几乎同样遭遇的外乡人,前来古城西安闯荡的经历,成为作品的主要线索。作者以此展开宏大的叙事,春蚕抽丝般牵出了改革初期,在这条古老街区谋生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他们的生活、生存状态和生命轨迹,通过各自不同的经历和命运,真实地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变革的趋势和泥沙俱下的乱象,以及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阵痛。在这里,我们透过书院门书画市场的乱象,解读着那些唯利是图者道德的沉沦,人格的嬗变,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波澜壮阔的古都西安的市井风情,以及改革大潮的势不可挡,传统文化在社会变革中与商业文化的碰撞与博弈。

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将书名选定为《书院门1991》,既有特定的时空感,又具有一定概括性,同时,更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文化意蕴。

□鹿丁联

荐读

古人的读书与喝酒

啃书

自古以来,与酒有关的诗句就一直未曾断过。文人喝酒,或一时兴起煮酒赋诗,或仕途不顺醉酒读书,或看破红尘黯然读书……相传陶渊明不慕虚荣,独爱喝酒,可家贫难以沽酒。每有亲戚朋友请他喝酒,他总酩酊大醉回来,读书赋诗,自得其乐。有诗为证:“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同时,他也借酒消愁,独自惆怅。“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他感叹一个陶渊明喜欢喝酒,总在醉中,另一个却不喝酒,永远清醒。是醉是醒,也只有五柳先生自己晓得了。

诗仙李白对酒当歌,嗜酒如命,酒后也写下无数豪迈旷达的诗句。《将进酒》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如斯诗句至今读来还是荡气回肠! 李白不仅自己爱喝酒,他周围的文朋诗友也喜欢喝酒。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有“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的溢美之词,大概也是对孟浩然的“海量”及诗作的钦佩吧。

再看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多了,酒后自然文思泉涌。“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杜甫很长时间以来颠沛流离,借酒消愁是常有的事。

还有白居易,爱读书,更爱喝酒。他曾写《醉吟先生传》,并嘱托后人:“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无建神道碑,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矣。”白居易宦游30年,退居于洛阳,寄情于山水天地间,读书吟诗畅饮,无论贫富,无论得失,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这般豁达、淡泊、坦然的人生态度,令人景仰!

隋唐之际的著名诗人王绩也对喝酒有着不一样的感触:“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他甚至在《醉后》诗中总结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岳飞也曾写道,“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是青天,男儿欲到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宋人苏籀诗曰:“饮酒读书私务尔,涣然意喻俾言忘。”可见,古人对于读书与喝酒的体验,远超于今人。

□兰增干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